

# 劉松仁：天主的Mission

## 首執導舞台劇

劉松仁  
從藝幾十年，一個演戲這麼多年的戲骨突然要做導演，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有很多「自我」需要表達，然而並不。

訪問他的那天，香港突然降溫，紅壩下着淅淅瀝瀝的陰雨，劉松仁所在的排練室在一棟工業樓中。窗外的天氣，與音樂劇排練室裡的熾熱有點不一樣：十幾個身着黑衣的演員排列有序，表情飽滿，隨着此起彼落的音樂有序地舞動着，劉松仁站在他們前面，嚴肅的臉上時不時劃過溫和的笑容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：曾慶威

劉松仁和演員討論劇中細節。



對於演員這個職業來說，劉松仁當然生而逢時，七十年代入行，八十年代當紅，演活了的角色數不勝數。那個時候，沒有太多的花花世界，人人都是看着港劇長大，就連家裡沒有香港電視台的內地觀眾，也能一眼認出這張有點帥、有點威嚴、有點儒雅的脸。

從藝幾十年，劉松仁是個相當體面的演員。年輕時候的他，怎麼都可以算上一個「小鮮肉」，但是沒什麼花邊新聞，不上娛樂版，也不愛拿獎，數他的作品要比新聞更多，就這麼兢兢業業地從年輕時的小生演到現在的戲骨。「我拍戲需要很長時間去準備，衣服配飾我都會自己去買，別的工作人員會說我『很幸運』，因為總是能合到合適的服裝，我就會笑笑。」現代人常說的「你必須花十倍百倍的努力，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」，形容的彷彿就是這一刻的劉松仁。但是，許多年過去，他累積下來的，不僅僅是演戲的經歷。

### 因緣際會下的《利瑪竇》

劇場的舞台與劉松仁沒有太多的淵源，據他說，他甚至少作為觀眾踏入劇場，誰曾想，首次擔起劇場工作，竟然並不是作為演員，而是下場執導。他稱《利瑪竇》為史詩式的傳記性舞台劇，與其說這位名留世史的神父、學者為傳教士，不如說他是受天主之託，為中西文化搭起一座恢宏的橋樑的使者：「他有很多實實在在的事跡，利瑪竇是歷史上被承認對中國有貢獻的人，他當然想傳教，但是除此之外他也對中國有很大的建樹，我很想讓觀眾去了解這些。」

劉松仁的恩師恩保德神父是最先提出希望呈現出這齣音樂劇的人。這位來自意大利、六十多年前還未來到中國便讀過利瑪竇的神父，被其事跡深深打動，他希望透過音樂劇與更多的人分享，宣揚文化交談並受惠。

「我認識恩神父超過六十年，他今年已

經八十五歲了，很想做一件事情，我是不可能拒絕他的。」劉松仁說到這裡，眼神變得堅定起來，「從恩神父有這個念頭，和我商量，至今已五年，其實五年不算久，上一個作品籌備了十年……我沒有那麼多十年。」劉松仁指指自己確實有些單薄的身板，笑笑地說。放下影視演出兩年多，專心於這齣音樂劇的創作，他自詡職務為這齣音樂劇的「打雜的」，但凡哪裡需要他，他就出現在哪裡，也什麼都願意做：跟執行導演請教劇場排演、跟劇團演員切磋表演、甚至囊括了服裝、道具等工夫，幾十年的電視電影經驗，讓他對這些基本功的一招一式熟稔得不行，即便掛着「首次執導音樂劇」的謙遜，他也還是像那個深不可見的陳近南，不怒自威，不言而立。

人生中的有些事情似乎並沒有為什麼，說起來也並不複雜。教劉松仁唱歌的一位老師朋友這麼告訴他：「你拍戲這麼多年種下的那些因，現在得到的便是你的『結果』。」他不愛坦然肯首自己在演藝界中的資歷與體面，但他知道這些年結交下的朋友，因為演戲收穫的戲劇修養與這些年回歸聖堂的過程，「剛剛好」成就了這個「上天的Mission」。他開始想，自己似乎不應該拘泥於某一種身份，屬於自己的命運應當先於演員這個名稱而行，於是，他嘗試着敞開心懷去接受這個從天而來的任務。

與劉松仁「剛好」是一個資深而知名的演員相同的是，「利瑪竇只是『剛好』是一個傳教士，他做的事情雖然與宗教不能切割，但他作為一個獨立的『人』的身份也是非常偉大。」

謙卑使人擁有更多

不會迷路的人，會錯過更美的風景，劉松仁多年來有關拍戲的繁瑣工作從不願假手於人，旁人總稱他夠幸運。「我聽到別人說我幸運，我當然會在心裡想：『幸

運？』我覺得那是因為別人都看不到我自己付出了多少工夫去做那些事情。」直到有一天他坐在聖堂中聽到熟悉的聲音提醒他，功高勞苦真的要歸於自己嗎？彷彿一瞬間找到了人生那一扇小小的透着亮光的門，他意識到自己並不那麼純粹地理解上天的暗暗指點：「『謙卑』這兩個字，我是從我母親身上體會到的一舊時代的很多女性身上都有這種『無我』，有了這樣的想法，才會懂得感恩。」直到前些年才意識到，多年來自己的順遂，也許並不是因為一個「我」，不對天地利人和保有感恩與謙卑的心，終歸是走不遠的，他的初心在那刻一下子回歸了，「我發現我得到那麼多，從來沒有說過感謝。直到把這個自我縮小一點，才會擁有更多，這也是利瑪竇傳達的。」劉松仁不愛把話全給別人說明白了，他覺得這些感悟應當是自己去體會出來的，就像某一刻上天帶着一桶水來給人醍醐灌頂。

### 「這就是信仰」

生活不怎麼會給你重創，但是一定會給你一些絆腳的小麻煩。全然沒有劇場經驗的劉松仁，因為一個「天主的Mission」，便坦然攬下了這個創作任務，他稱自己連做本職的演員工作，也很容易緊張，在接到一個戲劇演出後，會幾天都睡不好去斟酌角色。一下子，接了個導演的事情，他也有點慌張。

那麼，具體怎麼做呢？他學會了「交託」。

除了該做的工夫，其他令人慌張心煩



掃描觀看精彩訪問！

的一切他便不去過分操心：「對於劇場來說我是一張白紙，需要很多人的幫助，怕不怕？」劉松仁惶然道，「我怕啊，當然。但是這些能夠幫助我的人一個個地就出現了，就像一個個螺絲填進了一個個洞裡，不偏不倚。」雖然從小便是天主教徒，聽着「天主無處不在」這樣的話長大，但直到這一刻，有點「誤打誤撞」走進這個劇場的劉松仁才真正意識到這句話的箇中涵義。

「既然這是『祂』讓我的做的事情，那我就交託給『祂』，『祂』不會讓這件事失敗。」劉松仁淡淡地笑，溫柔又篤定地，「這就是信仰。」

音樂劇排練現場。



劉松仁觀看演員排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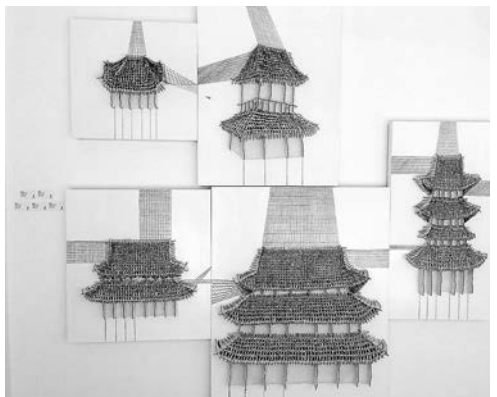
身着黑衣的演員隨着音樂有序地舞動。

# 譚丹武 突破局限即無限可能

譚丹武嘗試發掘陶瓷的更多可能性。張岳悅攝



《做頭像》系列



《古》系列



《線性城市》

「如果從無限中移走或添加一部分，剩下的還是無限。」無限即是什麼？即是有多少呢？沒有盡頭、沒有數量、沒有限制，虛無、哲學卻又在日常生活中時常出現。這種「無限」體現在內地藝術家譚丹武的作品中，則代表他鍾情於陶瓷之餘，又深知傳統陶瓷創作的局限所在，會去挖掘出陶瓷「新」的無限的可能性。

譚丹武的香港首個人作品展「無限」由即日起至4月17日於巨野藝廊舉行，展覽中既有他早期的雕塑作品《做頭像》系列，也有近期的浮雕《線性城市》和《古》系列，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展出。

### 展現雕塑內部的「筋」

從譚丹武的作品中，可以見到他對材料的表現性的深入挖掘。他曾經嘗試用陶瓷表現木頭、鋼鐵、纖維等不同材料，通過改變材料的物理和化學性質，將材料的原始語境進

行藝術性轉化，以突破陶瓷本身的局限，尋找更多可能性。而在經過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之後，他對藝術與材料有了更新認識，他表示：「材料是視覺語言與形式的載體，材料語言在一定程度上表達着作品的觀念性，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語言文化力量更能延續作品的生命力。在我之前的陶瓷材料創作中，我更多的是用超寫實的手法使用陶瓷材料逼真地仿造出其他物品。但當我現時再次面對陶瓷材料時，是想完全突破之前的創作形式的。我最初給自己設定的兩個基本要求就是：手工與素胎，希望我之後的陶瓷材料創作能盡量依據這兩個要求進行發展延續。」

據他介紹，《線性城市》和《古》系列的創作靈感主要是來自於陶藝印坯製作工藝裡面的「筋」——用來支撐雕塑外部型體的骨架結構，它是根據每個不一樣的型體製作出一不一樣的骨架，用來防止外部型體的坍塌。他通過把隱藏在陶瓷雕塑型體內部的「筋」

展現出來，表現這種傳統工藝的不可見部分。「『筋』的製作都是線條狀的，而且是無規律性的，而我在創作的時候希望把這種不規律性變得更具有秩序化，通過浮雕的形式，結合透視的規律，只用手製作這種類似繪畫中的線條，不限於嚴謹的線條透視，更希望在這種規律下，結合手工製作感，從而達到一種不規則性。這種對比讓作品更具有想像空間，其中的建築感其實也是在創作過程中自然而然所展現出來的，建築形式作為一個材料的載體，在這種似與不似之間將觀者的視線聚攏，讓人仔細閱讀作品中線條的張弛與形體的變化所敘述的情感。」他說。

### 黑彩白瓷顯東方意蘊

譚丹武在作品中使用黑彩與白瓷素胎的結合，極具東方意蘊。一黑一白，相互共生、相輔相成。他稱：「在中國傳統中，對黑白

更是有着悠久的詮釋，比如我們傳統的國畫、書法藝術、陰陽圖、圍棋等，黑白兩色，一陰一陽。白瓷的素胎正如白紙一般，而黑彩也如墨水一樣，用黑彩在白瓷素胎上描繪，也如傳統的國畫與書法藝術，正是有古典韻味，傳統風趣。作品本身所體現出來的類似建築感的理性情緒，這樣的

一種形式也是對自己體驗到的當下社會生活的多重思考，並以此思考來作精神上的擺脫，不斷作出新的認識與反思。」

譚丹武現時任教於江西九江學院，他稱自己喜愛與學生共同探索，而穩定的教職也使他不必擔憂生計，從而專心個人創作。與穩定的生活相對比的是，他在創作上從不喜歡沿用同一種模式，或許關於「筋」的表現還會繼續，都市和古建築系列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新的題材還會不斷出現，新的開展也正在策劃之中。

譚丹武的作品保留手作的質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